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卷十六



10478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錫山計六奇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明季北畧

卷十五

王承恩哭夢

上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益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憚。或

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叅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天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目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天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

明季北畧卷十五

二

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尙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姓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已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已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三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巳卯八月磔鄭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熾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䟽合因詔獄刑部尙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叅謂鄭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刺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

杖母也。又稱鄆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鄆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鄆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鄆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鄆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入泮事爲鄆奪去。宗達謂輕已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鄆。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鄆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僞也。

明季七畧

卷十五

四

鄭鄭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峯陽之敗名。鬻身是也。峯陽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侄。大宗伯孫淇澳之壻。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邀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瀟遠。乃峯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

山者三年時有巫媪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媪以與母相見。媪則設壇升座。兩炬燦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眉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崛強于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五

峯陽而跪。而媪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繫指也。媪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峯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媪固不可。母則百其額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峯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媪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蒞之耳。由是母顙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峯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媪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媪曰。

折筭耳母懇求。嫗曰惡疾耳母懇求。嫗曰減食失明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踞前非可乎。嫗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嫗曰應杖入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勲之女。鍾勲授長沙府

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冰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史取而答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蝟集。鵠候共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類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板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

陰隊進謁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方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致命狀。巡方不得不白簡從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之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林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峯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尙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峯陽則以湘陰之歸帑爲子舍之裝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七

奮年尙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嫻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闔門從入稂莠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辯矣船載捆携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峯陽之被讒緣婢妾奶媪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峯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

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婦人何所不如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若爲崇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崇陽諱鄴常州橫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土聖學疏會留中鄭又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時魏孳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且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八

言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借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崇陽則從阻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引二子庚臣世臣卽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腆逾至尊在崇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叅之者發其杖

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宣冤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冤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管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鄭之事。窓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

指駁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欵法無輕貫矣。旨意尙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踈縱。獄案未定。湔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熄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熄。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殞絕與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嚮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廠與監一有了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剛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鈎。頽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峯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尙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了尙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剛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羣。

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跣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了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于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壘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闇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癩藥科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十一

鄭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曰。聞得常州鄭鄭語未畢。上卽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鄭鄭。后懼而止。鄭聞將磔。執筆畫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益怨上也。鄭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遞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鄭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鄭以母故。從父披剃。避居浙之某寺。鄭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

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聞至寺見振先卽下拜衆大駭蓋令乃振先之門生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脇入腹而妊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已丑成進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窀穸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彤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十一

家擇日卜地盛衣冠髮瓜于櫝荷鍊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啟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櫝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入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懌命內外掃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曰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

自繇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少頃屬續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異。
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
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
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
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
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三

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任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
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
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
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
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
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
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
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于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
存一綫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

擲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無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興弼例。特行聘徵。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舸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蒹葭蘋藻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已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

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白卷行世。

當啟禎間。婦人監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茹中。又比沈石田之子。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

差似肩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
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熏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日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遞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遍。曉天啟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焯與奄黨吳淳夫有郟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闈召仰田問數。仰田

蓬頭突髻跟踉而往。長揖執坐。闔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說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卧屋梁下。上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闔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已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六

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劄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賁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慶率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遣聞此載良玉二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畧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久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做此。六月廿六筆。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漕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七

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逸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子弓靴獻倉皇。聞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圍種。

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
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通糧地耳其
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
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
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
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崇月餉。且請澠
陝廬靈閔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已卯春獻忠叛形
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
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從容盡擲兵械入房山。文燦
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
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徐一范謂可勦之。
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誣也。五月
獻忠既叛。殺穀城令阮之鈿。之鈿臨破。瀝血書絕命
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
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
于房縣。良玉聞變。日經畧縱虎負隅。使我搜之。不去
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而還
失其符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合

殺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留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鈿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九

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曰。抓他頭來。卽斬首去。遂叛。

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爲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節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蕪安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鄖屬而羅。

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
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
定盟書苟安旦夕已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
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
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贏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
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日吾頭可斷賊
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
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
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
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
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祔
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道
選邦聞甯與合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
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代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欲文燦
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

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勒于文廟。親賦鐃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無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衆歛一議。加勦餉三百萬。而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鄖事委鄖撫袁繼威。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功諸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烏。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

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三

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宋一鶴代之。十二年己卯四月朔戊子，鄭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咸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祇爲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事在內。因上文而併及之。耳。闕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豈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

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
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二十五



十四日。二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

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賁弼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直定
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
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
飢民九月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已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蠲賑屢
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
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
報伏雪耻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耻則功業
自建媿媿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及寅守城功
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擇會元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段良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二

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曆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為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卽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利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頷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

旗杆半黃半朱。衆榮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選十八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澤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學士。云四月命考選大典。頒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三

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掛摠腰。皆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效接。至歲貢廕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
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聞有簽貼其旁激
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遺緹騎扭
逮道周先還閩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
釀金爲贖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
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
虧體辱親爲可耻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
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
初未嘗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旋刷至卽與偕行將拜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四

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爲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痊
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
居墻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蘧
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
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
而所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違
出而責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
不直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
士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曜上怒下獄亦杖一百論

戊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卽家逮廷秀廷訊日
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睨北司帥
逼供黨與煨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
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遺仲吉亦在繫中竝送部
擬罪

按旂尉至南昌閩郡惶懼姚知府面送公禮五百
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
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
六十二十餘金時舅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五

六送三十金蓋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舅
氏之房師也姜曰廣送六兩揚延麟送二十兩餘
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
金約千兩有諸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
用部內不取彭遺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
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舅氏舅氏以爲公
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
謂千古之高義也已

徐石麟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百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遂于丁丑八月得人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擬論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國觀對曰使厥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時東廊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既劄籍給事中。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六

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使于富貴耳。

禁蕩

蕩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瘳陽二可辟寒庚辰北郡嚴諭禁之而營軍卽于諭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先亦禁蕩有人種少許治之用賄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蕩避去故呼爲回龍草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畧盡其部下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感之于北左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七

董敬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鄖均走伊雒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甯陷之殺萬安王朱鍾連破四十八塞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

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

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三師。奔穀城。獻忠資以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鄖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已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里胥則又擬謀殺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楊嗣昌駐襄陽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八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掇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

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啟元年敵攻瀘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山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萬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宜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夫瀘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玉不過一女子耳昔圍重慶今援夔州其忠勇不愈于鬚眉者哉

左良王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于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攀籬越嶺逃

良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二快
事。獨是徐潘爲獻之腹心。旣獲卽宜誅之。以絕禍
本。乃猶送獄以緩頰。與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
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爲獻之謀
士。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置妻孥足矣。且
患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
者。恨不食肉寢皮。願當事猶惜其妻子。護其黨羽。
謂之何哉。

圍獻史畧載二月事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十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
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
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
阿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巖。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
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陝兵驍
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
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
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旣而聞瑪瑙山之捷。後秦

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頒後命人龍快
快。良玉知之意亦恨。當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
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遂巡
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
兵噪而西歸。已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
降其八。遂飛章以聞。叙賚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
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
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十一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
馳二百里。酬酒勲色。瞋睡不醒。替將勇敢。脚板夜襲。
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
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
逃。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樞陽文士。樞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
忠避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樞楊猶寂

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偏俾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操刀催督。苟前者已過。後或不續。卽殺之。衆懼疾行。驅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人。不過三十騎。督趙獻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卽畱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居中。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毡帽。服織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毡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旣拂輒棄。綾于地。墮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卽戔。貞成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迸裂。左右號

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爲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闋。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簡。三奏既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間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欵囑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寐。畏甲微行。携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三

深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旋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遽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畧。或營意者。卽授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爲本邑人。晝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虞其遁逸。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間所遺。夜則

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翁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卽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卽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旣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卽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殺馬兵。卽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呂蒙所築，外磚內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郭，居民搗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擊殺焉。賊將屍和士填入，復以利械授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拱極遣人間道乞援，得功率衆星馳獻忠圍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口祝之。凡獻忠他道虜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剽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

人悉手及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蓋率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嘗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子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會須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問。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甯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牲日反與之用。不如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七

廬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願謂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旣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衆之遞及石舫。張義舉手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頽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踐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咳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義喜曰。可救也。喉尙未斷。合四人昇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舊毡帽邊燒灰傳之。晚間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去石舫如其言。瘡之三月始愈。康

歷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子在樅陽見石舫頭上
刀痕環結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
巨大雪樅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三尺許衆皆
異之是秋卽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災之神也石舫
家于山龕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悉成灰燼惜哉
談笑間數百里猝至所謂行于里而不勞者行于
無人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載九月獻忠圍桐
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去
犯蓋陷大昌者疑爲羅汝才不然或史畧所載之
月恐有小誤此出目擊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
楊卓然往賊議之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黨
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蠶起嘯聚大行山應賊是年兩京河南山

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二十三日未申之間密雲不雨漸瀝有聲所雨皆小豈有紺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藝之有莖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婢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七

隍免叅邑令龐昌允敦請祈雨真人謝曰此天庭之掌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指也

是時比年旱歉穀貴人飢子隨內父杭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縱橫塍畔幾無下足處藜藿米菽予于杭氏齋中每啜菘豨粥六月二十一日予從先生自洛社歸經

全州巷扉緊閉。聞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情嗷嗷。洶洶廿二廿三兩日。暮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皆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悉演戲以禳之。男婦田間鳴金。呵逐。裝衣建標。予見而歎曰。此卽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大

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旱酉之際。鄉兵蜂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間。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尙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糴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

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道婆。抱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七月廿五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九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孝毆碎頭。而血污滿體。以世奇侵去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九緝拿亂民一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間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閩上有富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

十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乎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間。爲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瑣。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卽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官裔。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夫失節。生甯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徒喪廉耻乎。或更詰之曰。何不以耳上銀鐙易米。答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弱。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旣殮。得乞賞倩工。理訖。舉衣衾。曳土塚。未成。而遽暈。倒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殯。

